

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

国家95规划重点图书

阎欣宁\著

追水营



追水营是一处废弃的旧营房，二十年前，古烈宏、柳岩在这里创下过“古柳飞车三个九”的神话。那时，他二人是军体摩托车队的队员。古烈宏是摩托车手，驾车不要命，人称“野马大哈”，有过多次翻车记录，无人敢上他的车。女冲锋枪手扬茹雪“自缚飙车”，激得冲锋枪手柳岩立下“生死文书”，上了古烈宏的车，以“九秒九九”的成绩，打破了摩托车越野射击的记录……

斗转星移，二十年后，三个身份各异的生死搭档旧地重游，他们发现了什么……

“留守长”刘大梦的似梦似醒，机枪手小沙墓上隐隐约约的汽油味，门窗紧闭秘而不宣的荣誉室……

追水桥上，一阵早已被淘汰的军号声遥远而悠长，古、扬三人驻足聆听，浮想联翩……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I24
1318

追水营

阎欣宁 / 著

追 水 营

阎欣宁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水营/阎欣宁著. 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8.2
ISBN 7-5033-0971-7

I. 追… II. 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电话:621836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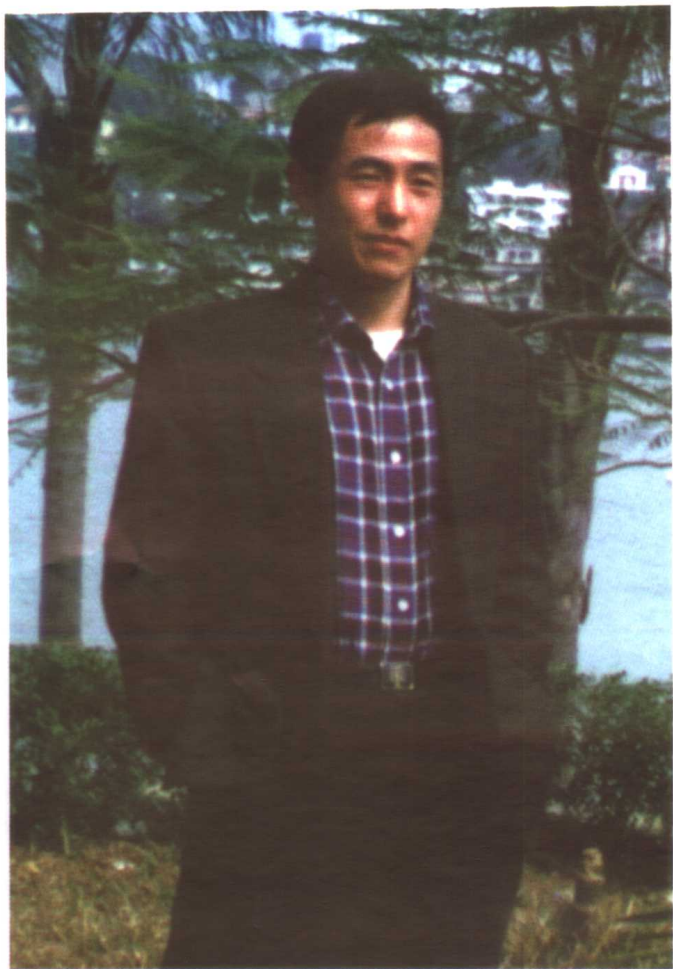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朝阳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75 插页1

字数:231千字 印数:1—11,000

定价:15元(膜)



阎欣宁，男，原籍山东曲阜，1952年12月生于青岛。曾在军中服役17年，后转业，现在厦门某杂志社供职。以从事中、短篇小说创作为主，著有小说集《枪手沉沦》和《枪族》、长篇小说《金帆船》、纪实文学《岛城戍兵录》等。其中短篇小说获过《解放军文艺》和《昆仑》等刊“优秀作品奖”；1992年，曾荣获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第 一 章

按照约定的双车开进序列，三菱越野和北京 213 一前一后，驶出舟城。

七月流火。乍一出城区，心情上先就兀自凉快了。刚出城外，还有不少基建工地，随处可见一片片林立的脚手架，宛如外科医生的细针密线，在缝合着一处处局部躯体。城市在膨胀，挤压式地扩张着自身，吞噬着宝贵的空间，舟城也不例外。走出远了，才算真正到了郊外。路两旁未及收割的稻田金浪汹涌，黄金海一般极有气势，熟透的稻子在风中舞动，有种中年人

般的矜持。有水牛卧在渠边树阴下反刍，还有不怕烈日的农家狗在田埂上颠着碎步，这均是久已不见的景致。

三菱车内，柳岩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叹道：“城外的空气才是真正的空气啊！”

坐他旁边的国内部经理杨茹雪笑了：“柳总，照你这么说，舟城的空气呢？”

“那只能叫一种混合气体，含氧量大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司机小邵这才明白，为何柳总不让他关窗子开车内空调。

白底红头黑字的军用北京越野吉普，忽然以真正临战速度，风驰电掣地由后面追上来。与前车平行时，“北京”窗内伸出只手快速摆动。小邵情知有事，急忙减速，将车子尾随停靠在路边的“北京”后面。

古烈宏从前车跳下，来到后车，伏在车窗口笑嘻嘻说：“小邵，免你开车劳苦，去，到前面坐我那车，这车我替你开。”

司机小邵牙疼似地苦着脸，扭头去看柳岩。

柳岩说：“放心去吧，小邵，古团长开车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呢！”

杨茹雪煞有介事道：“古团长和柳总同车，顺便也好研究工作。”

小邵只好慢腾腾地推门下车，悻悻地说：“古团长，你那车没空调吧？”

“你把车窗全打开，比空调还空。”古烈宏迫不及待跳上小邵的座位。

坐在前排座上的女孩儿晓岚，见三菱车要改由古烈宏驾驶，忽然尖叫一声，支吾道：“柳总，杨经理，要不……我也跟小邵去那辆车？那边热闹点……”

“去吧去吧，年轻人凑一车是热闹。”古烈宏正巴不得呢，越俎代庖道。

双车一前一后，重新上路。

柳岩对兴高采烈地驾驶三菱越野车的古烈宏说：“老古，你看看，你来开车，赶走一个，吓走一个。”

古烈宏咧嘴笑道：“不还剩下俩嘛。”

“剩下的这俩，可全是坐过你的车的人。”杨茹雪意味深长地说。

古烈宏飞快地砸了下喇叭，其声短促有力。

“没说的，战友到啥时候都是战友，绑也绑到一辆战车上了！要不咋叫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呢？我跟你说吧小杨，这人一生不求同日生、但求同日死那是种境界，同车同船，可就是种天大的缘分了！今生修得同船渡，就这意思。你想啊，那渡的绝非一般小江小河，那可是渡的茫茫苦海啊！”

杨茹雪听出他话语中的悲苦意蕴，不敢再往深处说。

柳岩也没再搭话，他却听出了古烈宏的弦外之音。

临出发前，在舟城青旅社院子里，柳岩就注意到古烈宏瞧着停在院当中三菱车的眼神不大对。古烈宏目光如杵，眼神直直的宛如撬杠，那撬杠的一头搭在车上，另一头先把自个儿的心给撬活泛了。又如贪婪的孩子瞅见心爱的玩艺儿，那东西恍然成了自己的，心却离体而去，想入非非。愣了片刻，古烈宏忽然抬腿照大轮上飞踹了一脚，嘀咕道：“还是得他妈的有钱啊！”

柳岩、杨茹雪和晓岚正拖着各自的皮箱装车，皮箱都带有滚轮，写有“舟城青旅”字样。

杨茹雪笑道：“古团长，你穿着军装，戴个堂堂的上校衔，

怎么一张嘴也钱钱钱的？传染了口腔溃疡怎么着？”

柳岩说：“也是，当兵的，怎么也老想着钱呢？”

“你们说的！饱汉不知饿汉饥。”古烈宏掀开领口第一颗铜扣，“钱谁不想？谁不想钱？想啥来啥，想吃奶就来了妈妈。胡传葵个草包司令还知道：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呢！”

半个月前，团长古烈宏到舟城青年旅行社去找总经理柳岩。

那次古烈宏没穿军装，穿了条浅色的纯毛料西裤，“锐步”牌的彩条T恤，还戴了变色墨镜，有些乔装改扮、进城接关系的意思。古烈宏个头不高，人长得精瘦结实，颇像某具重火器的托架，他留一头极短的“士兵平”发式，和地方上流行的“板寸”相比，前者自然随和，后者则突出楞角，有些装腔作势。古烈宏的头发白了一半，黑的自然是另一半。他叩开总经理室房门，因室内光线变暗镜片透明度变化较慢，他有些看不清楚对面。

柳岩不等他摘掉墨镜，就从皮椅上跳起来。

“烈宏？真的是你？”

柳岩转业前，曾和古烈宏同在野战步兵第8团，交情非同一般。他们还曾在三师军体队摩托车队期间同车搭档，一个是摩托车手，一个是机枪手，二人共同创造了一段最为辉煌的历史：在军区军用摩托车越野射击赛中夺得过冠军。往事历历，旧情依然，柳岩嘴里八九分灼烫，心里却微有寒意，“咯噔”一下：这小子，准又有事。

古烈宏拎把椅子，拣那空调机前坐了，灌了气柳岩递上来的矿泉水，才一抹嘴巴说：“怎么样，柳岩，找个地方聚聚

乐乐吧？”

柳岩苦笑道：“夏季旅游高峰期，忙得一塌糊涂，都快拉不开栓了。”

“别跟我扯炸平庐山、地球停转那一套。”

“有什么好乐的？你倒是说说看。”

古烈宏一下子还真被问住了。

“又是吃喝玩乐那一套？现在还有什么没吃过？什么没玩过的？”柳岩趁机推诿道。

“也是，”古烈宏点点头，“你们在舟城这么漂亮的城市住着，人间仙境，躺在积木盒子里似的，人都快变成八音盒里那些敲钟唱歌的小人了。你老兄干的又是旅游这一行，在外头时间只怕比在家还多，走遍天下，吃遍人间。唉呀呀，这世道上再没你老兄没吃过、没玩过的东西，这真是天下之大不幸也……你说人到了你这份上，那还活个什么劲？”

“说说看，到底去哪儿吧？”柳岩被迫逼得无路可逃。

“追水营。”

“追水营？”

柳岩猛地从皮椅上朝前探过身子，双目灼灼一亮。

古烈宏知道他这趟没白来，他们差不多已经上路了。

追水营距舟城二百多公里，从前是步兵第8团的驻地，柳岩转业十多年来，还从没回去过。改建集团军那年，步兵第8团调防它处，追水营的旧营房一直空闲着，仍由老团队派人看守。柳岩屈起手指，在写字台面上敲了几个明快的节奏，忽然拿起电话飞快地敲了几个键，简捷吩咐道：“叫你们经理来一下。”

稍许，叩门而入的是位三十多岁、身着栗黄色连衣裙的

女性，她那收束得有些夸张的裙腰，显示出她保养良好的身段。她长得不算白净，但皮肤质地很细，眉眼处清清爽爽的，和小巧的鼻子嘴配合起来，就有了种迷人的魅力，至少在男人看来，是乐意将此称为美丽端庄的。她面部不着彩妆，自然天成，透出她某种漫不经心的追求。

这回，轮到古烈宏从座位上跳起来了。

“小杨？杨司药？杨茹雪？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这可真是山不转路转，石不转磨转，旧人三年不谋面，三年之后见一见。”

古烈宏惊讶的口吻令柳岩很开心。杨茹雪是他们的老相识，她曾经在三师医院当司药，也参加过师军体队，是冲锋枪队的女枪手，三师军体队的训练营地，当年就依托步兵第8团，设在追水营。杨茹雪转业后先在舟城卫生局药政科，两年后被柳岩挖到门下，改行成了他的国内部经理。

“茹雪，古团长请咱们回追水营玩玩。”

古烈宏心头一跳：咱们？幸而他的嘴比心快。

“对对，请二位老战友重返追水营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可有旧地重游、怀怀旧的兴趣？人家不是说，怀旧是中年人的季发性情绪病吗。”

“回追水营？太好了！”

杨茹雪面露惊喜，欢声叫了，将手伸与古烈宏去握。古烈宏在两手相触的刹那间，仿佛刚刚发现杨茹雪既没描眉涂眼，也没朝手指甲上色儿，素面素手，原封原装，不由心中怦然一动：这样的女人，只怕心也素素的呢，他有些拿不准了。柳岩说了句什么，古烈宏没听见，他正望着杨茹雪，有些心神不定。

“小杨，你男人……他姓什么来着，还在文化局当编剧？”

“人家早去美国，到美国去编排自己了。美国舞台上的他才是一部大剧呢。”杨茹雪没开口，柳岩替她解释道。

杨茹雪的丈夫原先是三师文化科干事，笔杆子挺硬，常给师战士演出队编些小节目，在军和军区文艺汇演中得过奖，转业后进了舟城文化局剧目室。古烈宏没想到那老兄会撇下杨茹雪去了美国，他眸中似有火花一跃，随即便不易察觉地熄灭了。他若无其事叹道：

“你看你看，你男人去趟美国，怎么就比我来趟舟城还容易？有人身子轻，有人脚步沉啊。”

柳岩笑道：“有人心轻如羽，有人心重如山。”

听柳岩话中有话，古烈宏一时语塞。

古烈宏自己家庭生活很不幸，老婆孩子两年前在一起车祸中丧生，母子相伴同赴黄泉，撇下他孤零零一人，至今仍独身，仿佛在漫漫岁月里，留下他细细咂味那个“撇”字的冰冷无情。事先他并不知道杨茹雪也在柳岩门下，更不知道她也成了独身的“留守女士”，古烈宏不由自主地想到了“无独有偶”这句话，这话挺……撩拨人的。

不在场的人本不相干，却反倒令在场的三人都有些尴尬，一时有些冷场。

“烈宏，有话直说。我猜你不光为了请我们重返追水营去怀怀旧吧？”柳岩又递了瓶矿泉水过去。

古烈宏咳嗽一声，定定神。尽管他对老相识杨茹雪心仪已久，但这趟舟城并非为她而来。他一扬头，又下去半瓶矿泉水，然后抹抹嘴，朝杨茹雪讪笑道：“我一见老战友就有点脱水症状，心情激动啊。”他将脸转向柳岩，“主要是聚一聚、乐一乐，捎带着考察一下追水营，看咱们能不能联手搞点什

么合作项目……嘿嘿，成不成都另说着，主要是聚一聚，聚一聚……”

“追水营还能有什么合作项目？”柳岩惊诧道，“那里还有比鸭毛更好的东西？”

几年前古烈宏还是副团长，就曾来找过柳岩，让他帮忙在舟城给团家属工厂联系些业务。别看小小的家属工厂才二十来人，那都是些营连干部的随军家属，工厂有活干，家属们有笔稳定的工资收入，干部们的情绪也就稳定。因此，团办家属工厂历来有“半个干部股”的说法。柳岩经人介绍，给古烈宏找了桩加工鸭毛的活。古烈宏兴冲冲地回去，组织家属工厂四乡收购鸭毛，拣净漂洗后晒干，再打包运至舟城，据说都被外贸部门收购去做羽绒衣被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市场上的鸭绒衣被很快被新型的“太空棉”取而代之，外贸部门不再收购鸭毛，团家属工厂再度面临困境。柳岩早就预料到古烈宏该来了，潜意识中，他或许早就在等着他呢。后来他才听说，古烈宏当上团长了。这消息令柳岩一阵轻松，他想这就是了，一个当年名扬军区的飞车英雄冠军料子，怎么好成天和些老娘们家、鸭毛打交道！

古烈宏姗姗来迟，但他毕竟还是来了。

来了，就必定有事，决不会单纯为了怂恿他们去追水营怀怀旧。

“从前的事不足为训，再说你别老盯着鸭毛，追水营可是有比鸭毛更沉重的好东西。”古烈宏已经稳定好自己的情绪，说起他的一个绝妙构思。

8团调防之后，追水营的旧营房一直空着，由团里派出十几名留守人员看守。偌大的一个营区多年来就这样空闲着，令

人惋惜。团里原来也想利用追水营搞些大规模开发性养殖副业，饲养家禽或种植蘑菇等等，终因相距太远，鞭长莫及，8团整编那年又编为“乙种团”，兵员有限，尝试几次后，不得不放弃了各种打算。但古烈宏没有一天忘记追水营，他当了团长后，终于想到一个主意：可以利用追水营的旧营地，办个“军事培训中心”一类的东西——姑妄唤之吧。总之，那是个集旅游、娱乐、军事训练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发项目，类似于美国和欧洲的迪斯尼乐园，你若以为只是慕名进去和几只鸭子、小老鼠的卡通人物见见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如今城市的大专院校和那些经济效益好、知名度较高的大企业，十分注重对在校生的和企业员工的军事培训。追水营虽然地处山沟，但恰好位于三地市交界处，公路网四通八达，并不封闭，具有十分丰富的可开发旅游资源，譬如那里有块全省仅存的热带雨林就很驰名。如今城市人多车多钱多，不怕路远，只怕你没有好山好水。有了好山好水就有了好去处。一到“双休日”，车轮滚滚，到城市之外四下寻一块净地，就如饕餮之后的食肉类动物寻找水源一样迫切。在古烈宏的策划创意中，追水营的前景之美妙，简直难以估量。

由“军事培训中心”就不难想到追水营那天赐的好山好水，由山山水水又不难想象到旅游。想到旅游，当年的亲密战友、黄金搭档，如今的青旅社老总柳岩就成为当然的首选目标，不怕他跑掉了。

团里出营房营区、出所需的军用物资包括训练器材，青旅社出大头那笔资金，更重要的是指望他们入股后保证流畅的客源，这才是古烈宏最为看重的一个筹码。

柳岩听古烈宏将他的如意算盘和盘托出，半天没吭气。

杨茹雪觉得有些不妙。她无权参与青旅社的企业决策，但她却又不能置身于感情圈外。这就尴尬了。

冷场片刻，古烈宏终于沉不住气了，他说：“柳岩，你感觉如何？此计可行吗？也许我过于想入非非？还是你有什么难处？没关系，咱先去追水营，考察过后再说嘛，真有不便之处，我老古也未必就硬拖你下水。可那要真是碟大菜呢，我不招呼你一声，邀了旁人入席，岂不愧对当年的黄金搭档？”

他这样说，柳岩就再难推诿了。

其实，柳岩也有些动心。旅游市场这几年竞争十分激烈，国内那些著名的旅游热线更呈白热化趋势，一波波的旅游大战中，有时为了一个利润已相当微薄的几十人国内小团，都要绞尽脑汁，机关算尽，这一点国内部经理杨茹雪更是刻骨铭心，甘苦自知。如果真能和古烈宏联手开发追水营，也许还真能建成一条近距离的大热门旅游热线，说不定就是条一脚踩下去金元宝直硌脚的财道呢！不过，柳岩并不急于轻易表态。

古烈宏以为他尚在犹豫，不慌不忙亮出最后的筹码。

“柳岩，去吧，你去了，碰巧了一连也会在那儿。”

步兵第8团一连曾是柳岩当兵时的老连队，他转业前的最后职务就是一连连长，古烈宏知道这张牌的分量。谁让你当过兵呢？谁让你在一连当过连长呢？人的欲望是一张网，人的情结却是一条长长的钓线。有时一张网兜头撒下，不一定罩得住的东西，那根长长的钓线，却令你在劫难逃，万劫不复。果然，柳岩的双眼再度放亮了。

“一连会去追水营？”

“团里准备近日考核验收一个摩步连，课目是生疏地形上

对立足未稳之敌的进攻战斗，然后迎接集团军的考核验收。团党委研究决定考核一连，地点就放在追水营，到时以车载行军的方式把一连送去。”

“那咱就去追水营走一趟？”柳岩征询杨茹雪的意见。

“走一趟吧。”杨茹雪点点头。

古烈宏最终咧嘴乐了。他请来一个，还拽来一个，等于赚了一个。

三菱越野车轮下生风，跑得飞快，但有几处被迫停下来。沿途每个相邻的县境都设了卡，逢桥收钱，遇路交费，有的卡子前堵车，令把着方向盘的古烈宏很憋屈，他脚下“轰轰”地踩着油门，表示不满。收费站的人见开着地方牌照车的竟然是位穿军服的上校，都一脸惊讶，但“买路钱”照收不误，气得古烈宏牙疼似地直哼哼。

柳岩一旁好笑，说：“烈宏，人家收的是车轱辘钱，又不是服装费，你气的哪门子？谁让你大热天出门也不带套便衣，你上回那套行头呢？”

“上回是登门跟你接头，这回是下部队。”

杨茹雪听了笑道：“一片半废旧的破营房，稀稀拉拉十来个留守兵，还‘部队’呢！”

古烈宏扭回头瞟她一眼，说：“小杨，这话你也就路上说说，到追水营你就不会再这么说了。”

杨茹雪暗暗有些惊异，心想追水营谁还不知道！

柳岩琢磨起古烈宏选择服装上的不同心情。有时候选择不同的服装，就是选择不同的心情呢。

古烈宏一边熟练地驾驶着车，一边发牢骚道：“不瞒二位

说，进一回舟城，回团部得学习好几天，巩固继续革命的思想。不说别的，舟城路面上跑的好车，多少都挂着军牌？标致、小红旗和桑塔纳就不说了，那好歹还是国产车。那些豪华奔驰、宝马什么的呢？哪级首长坐的？我就怀疑这天下的公仆、勤务员越来越少，首长怎么就越来越多呢？”

“手掌（首长）？还脚丫子呢！好车越来越多不假，那决不意味着什么首长多了。”柳岩鄙夷道。

“小杨，你说是首长多了好车才多，还是好车多了，混混们才多了？”古烈宏注视着前面的路，不时瞟眼杨茹雪，没话找话。

“古团长，你就没想过早点转业？”杨茹雪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却漫不经心反问道。

古烈宏腾出一只手，拽开前胸两颗纽扣，敞着怀说：“无所谓早点晚点，老婆孩子都没了，剩下我个单脚猫，倒也没人拖后腿了……”

这个话题就更沉闷了。柳岩急忙打岔：“烈宏，把空调打开吧，这天太热。”他和杨茹雪伸手把车窗关闭好，古烈宏顺手打开车内空调，冷气习习而生。

又是一座公路桥。交费车道前，等候的车辆排起长队，古烈宏不得不让三菱越野蠕行着排进队尾。跟在后头的北京军用吉普追上来，径从军警等免费车道上呼啸而过。一阵男孩子的清脆歌声从吉普车上丢到路边，犹如被风撕成一片片、一条条的旋律，就这样被他们毫不吝惜地弃之身后。吉普车上有古烈宏的驾驶员小乔和警卫员小唐，还有柳岩的司机小邵和晓岚。晓岚是国内部的导游，杨茹雪叫上她同行，还带了台小型摄像机，名义上为了拍摄考察资料，实际上图个热